我们的节日·精神的家园 重阳

登高赏菊话佳节

“天与秋光，转转情伤，探金英知近重阳。”伴随着旖旎秋光、菊桂飘香，重阳节如期而至。在中国传统观念中，偶数代表阴，奇数代表阳，“九”为阳数之“极”。九月初九，日与月皆为最大阳数，故名“重阳”，也叫“重九”。

登高、插茱萸、赏菊、饮菊花酒、吃重阳糕、敬老爱老……丰富多彩的重阳节习俗背后，蕴含着人们祈求健康长寿的淳朴心愿。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汉高祖时，宫中在九月九日都会“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”。可见，一些流传至今的重阳节习俗，在西汉时已有雏形。

“九日天气清，登高无秋云。造化辟川岳，了然楚汉分。”登高是重阳的传统习俗。秋高气爽，草木红黄；登高远望，游目骋怀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宋代晏殊有词云：“芙蓉金菊斗馨香，天气欲重阳。远村秋色如画，红树间疏黄。流水淡，碧天长，路茫茫。凭高目断，鸿雁来时，无限思量。”重阳登高远眺，大雁飞过，勾起词人无限思乡之情。

重阳节登高，其由来大致有三：登高避灾，源于汉代汝南人桓景在九月九日携家人外出登山以躲避灾祸的传说；登高祈福，源于古人对山岳的崇拜；登高“辞青”，与春日的“踏青”相对应，古人认为秋日的重阳应“辞青”，与青绿告别，与秋色相遇。时光匆匆，清秋过后是严冬，人们在万物蛰伏之前尽兴游玩一场。

“明年此会知谁健？醉把茱萸仔细看。”插茱萸是重阳流传已久的习俗。茱萸香味浓，能驱虫去湿、明目醒脑，人们往往采摘其枝叶，或佩戴于臂，或插在发间，或置于随身香囊里，以此祈祷辟邪祛病。唐代王维曾写下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千古名句。宋代宋祁《九日置酒》云：“白头太守真愚甚，满插茱萸望辟邪。”

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”重阳时节，菊花盛放，赏菊、饮菊花酒蔚然成风。魏文帝曹丕在《九日与钟繇书》中写道：“至于芳菊，纷然独荣，非夫含乾坤之纯和，体芬芳之淑气，孰能如此！”东晋陶渊明对菊花的反复吟咏，推动了重阳赏菊风气的盛行，“芳菊开林耀，青松冠岩列。怀此贞秀姿，卓为霜下杰”“酒能祛百虑，菊解制颓龄”。菊花也叫“长寿花”“延龄客”，这或许是菊花酒被看作重阳必饮、祛灾祈福“吉祥酒”的缘由。重阳酿酒之俗，民间仍在延续，山东滕州、临沂、日照等地多于重阳酿造菊花酒，当地谣谚云：“九月九，九重阳，菊花做酒满缸香。”

“中秋才过又重阳，又见花糕各处忙。面夹双层多枣栗，当筵题句傲刘郎。”重阳糕又称花糕、菊糕、五色糕。“糕”与“高”谐音，吃糕，最初是庆祝秋季丰收、喜尝新粮之意，之后民间逐渐有了“登高吃糕”的习俗，取步步高升的寓意。宋代吕原明《岁时杂记》云：“九月九日天明时，以片糕搭儿女头额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祝曰‘愿儿百事俱高’。”这是中国人的文化习惯，把对未来的期许寄托在节日里。此外，接出嫁女儿回娘家吃重阳糕，也是重阳节俗，河北民谚有“九月九，搬回闺女息息手”之说。

而今，我们过重阳节，少了些许悲秋叹老的幽冷，多了几分家人欢聚的温馨，更富时代内涵。对不少老年人来说，重阳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团聚时刻，可以尽享天伦之乐；对许多子女而言，重阳是感念恩情、践行孝道的美好时节，可以为长辈送上关心和陪伴；对更多忙碌的人来说，重阳是一个休憩放松的时刻，可以登高赏秋、饮酒赏菊、吃重阳糕等。

因“九九”与“久久”谐音，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，因此重阳节也被称为“老人节”。明代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：“九月九日，士女以糕饵馈老人，寓祝寿之意。”这表明重阳在古代不仅是登高祈福的节日，还是表达敬老爱老的一个契机。传承至今，重阳节的敬老文化内涵愈加丰厚。1989年，我国把每年的重阳节定为“老人节”“敬老节”，2013年实施的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规定，每年重阳节为我国“老年节”。

“古往今来谁不老，多少，牛山何必更沾衣。”人人都会变老，家家都有老年人。尊老敬老、陪伴尽孝，不只是在重阳节。作为晚辈，我们不能因为太忙而挤占陪伴老人的时间，要给予老人更多的照顾、温暖和慰藉。就社会而言，应关注老年人的新需求，想方设法帮其办实事、解难题、送温暖，为他们颐养天年、安度晚年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。在此，祝愿天下老人福寿安康。



典籍中的重阳往事

关于重阳节登高习俗的起源，宋代高承在《事物纪原》中记载，其源头可追溯至春秋时期齐国君主齐景公。一次，齐景公率领群臣登上牛山，俯瞰临淄城，想到年华渐老，不禁心生感慨、落泪叹息。后世在重阳节登高祈福、祈求健康长寿的习俗，想必与齐景公这一经历有关。另有说法认为，登高习俗源于东汉汝南术士桓景，他提出九月九日会有瘟气降临，人们需离家登高才能平安避灾。

重阳节的部分习俗还与西汉宫廷相关。东晋干宝在《搜神记》卷二《贾佩兰说宫内事》中提到，刘邦宠爱的戚夫人被吕后残害后，其侍女贾佩兰也被逐出皇宫，嫁给扶风人段儒为妻。贾佩兰回忆，每年九月九日，皇宫中人都会佩戴茱萸、食用蓬饵、饮用菊花酒，据说这样能使人长寿。其中，菊花酒的酿制方法是：菊花盛开时，采集其茎叶，与黍米一同酿酒，待次年九月九日重阳节时方可取出饮用。《续晋阳秋》中记载：“陶潜性嗜酒，家贫不能常得。九月九日无酒，于宅篱畔菊丛中，摘花盈把而坐，怅望久之。见白衣人至，乃江州太守王宏送酒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后归。”正因如此，李白在《九日登山》中写下“因招白衣人，笑酌黄花菊”的诗句。

大约在三国时期，重阳节开始演变为固定节日。魏文帝曹丕在《九日与锺繇书》中写道：“岁往月来，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，俗嘉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。是月律中无射，言群木庶草，无有射地而生，至于芳菊，纷然独荣，非夫含乾坤之纯和，体芬芳之淑气，孰能如此！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，思飧秋菊之落英。辅体延年，莫斯之贵。”这段文字生动地记载了当时重阳节的习俗，人们也效仿屈原“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开始用菊花制作节令饮食。

魏晋时期，九月九日逐渐形成成熟节日，赏菊、饮酒的习俗开始流行。到唐代中期，重阳节被正式定为国家法定节日。贞元五年（789年），根据李泌的建议，唐德宗李适下诏废止正月晦日之节，将二月初一定为中和节，与上巳（三月三日）、重阳（九月九日）并称为“三令节”。每逢这三个节日，文武百官可休假一日，民间则用青囊盛放百谷果实相互赠送。唐代重阳节当天，京城长安的士人女子“咸即此祓禊，帟幕云布，车马填塞”。“祓”意为祓除，“禊”意为洁净，“祓禊”便是在水滨洗濯、清除宿垢，以达到祛邪祈福的目的。

观秋菊之美 知品格精神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。在诸多重阳节俗中，赏菊是一项源远流长且格外富有诗意的传统。

古代重阳赏菊之景，在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等典籍、历代文人笔下均有记载。若论及当代赏菊之盛，其规模与热情，早已超越了文人雅士的书斋庭院，化作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。

古都开封，每年秋季的菊花文化节已成为城市名片，万千品种争奇斗艳；首都北京的各公园菊展庄重大气，尽显京范儿；国际化大都市上海，菊花展会展现了海派文化对传统节令的独特诠释；“十里栽花算种田”的扬州，菊花与城市气质相得益彰；岭南广州的菊花会，以其热烈奔放的氛围，展现出别样的南国风情。席卷全国的重阳赏菊风潮背后，是各地市政与文化单位的精心策划，其根本动力，则源于民众对菊花的热爱。

为何国人对菊花如此钟情？这份跨越千年的审美共鸣，其根源何在？答案或许就藏在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锦绣词章里。

回溯历史，菊花的形象早已超越了普通的观赏植物，而被赋予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人格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高吟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将菊花与木兰等香草并列，作为品性高洁、不与污浊合流的象征，开启了菊花“君子比德”的先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屈子所言“落英”，历来有解作“初生之花瓣”者，其意不仅在精神的象征，亦包含了对自然精华的撷取，将菊花视为可饮可食的灵物，这便为后世的“品菊”传统埋下了伏笔。至东晋陶渊明，更是将菊花的隐逸与淡泊推向极致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那不经意间的抬头，望见的不仅是山色，还是一种挣脱尘网、返璞归真的生命境界，菊花从此成为田园理想与高士风骨的化身。

由此可见，国人爱菊，绝非仅因其形色之美，更在于其内在的精神品格。它不与百花争抢春日的喧闹，偏偏选择在萧瑟的秋风中独自芬芳，象征着不随波逐流、坚守内心信念的孤高气节；它凌霜而荣，象征着在逆境中保持不屈不挠的生命力；它淡雅清幽，代表着不慕荣华、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。这种由物性升华而至的人格寓意，经过一代代文人的吟咏与诠释，早已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之中。尤为可贵的是，这种源自屈、陶的“餐英”传统，得到了生动的传承。在历代文人笔下，赏菊、品菊、饮菊之事极为常见，他们将精神上的慕贤与感官上的品味巧妙结合，使菊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。

那么，在步入现代社会的今天，重阳赏菊这一古老传统，其特殊意义与当代价值又该如何体现呢？它绝非古老风俗的简单复刻。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曾在论述诗词中的物象时指出，草木虫鱼之所以能感发人心，在于其承载了历史与文化的积淀，能与今人的生命产生共鸣。赏菊亦然。当代诗人舒婷在其作品中，也曾赋予花卉以现代的情感与哲思。当我们于重阳时节驻足菊前，所观赏的，既是自然造物的神奇，也是一场与历史、与先贤的无声对话。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，这片秋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片刻的宁静与内省，重新思索“淡泊明志”的古老智慧，感受那份历经霜寒而愈发灿烂的生命力量。

然而，当我们沉醉于各地菊花展呈现的视觉奇观时，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也随之浮现：那摩肩接踵的赏花人潮，多少是奔着灼灼其华的外在之美而去的，又有几人能于驻足凝视间，悄然领会那氤氲在花香深处的文化意义与精神象征？这并非苛责大众的审美取向，实则是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中普遍面临的一种“熟悉的陌生”现象——我们熟知其形，却可能忽略了其神。我们或许惊叹于菊展的壮丽，却未必想起屈子“餐英”的高洁，陶令“采菊”的悠然，以及那些地方文献中记载的、将菊花融入日常生活的雅趣与智慧。

其实，何止菊花，中华文化中的许多花卉，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人格。梅之傲雪凌霜、兰之幽谷清芬、竹之虚心有节、荷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每一种花卉背后，都凝结着一部厚重的文化史，都是一串解码民族精神与审美趣味的密码。

因此，在这个重阳节，当我们再度步入那片金黄、纯白、姹紫嫣红交织的菊海时，或许可以在按下快门、赞叹其美丽之外，多一份文化的感悟。让我们试着去品味陶渊明篱下的那份悠然，去感受屈原笔下那份高洁的坚持，去理解杜甫诗中那份傲霜的风骨，甚至去遥想古人在“餐英”过程中与自然融合的那份天真雅趣。让赏菊不仅是一次节令性的休闲活动，还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温习与体认，一次在秋光花影中，对自身心性的洗礼与沉淀。如此，方不负这岁岁年年如期而至的重阳菊香，也让这一古老节俗在今天焕发出更加持久的生命力。

诗|词|赏|析

《采桑子·九日》

【清】纳兰性德

深秋绝塞谁相忆，木叶萧萧。
乡路迢迢。六曲屏山和梦遥。
佳时倍惜风光别，不为登高。
只觉魂销。南雁归时更寂寥。

【赏析】

纳兰容若一向柔情细腻，这阕《采桑子》却写得十分简练壮阔，将边塞秋景和旅人的秋思完美地结合起来。仅用寥寥数十字写透了天涯羁客的悲苦，十分利落。上阕写秋光秋色，落笔壮阔，“六曲屏山和梦遥”点出边塞山势回环，路途漫长难行，遥应了“绝塞”一词，亦将眼前山色和梦联系起来，相思变得流水一样生动婉转，意境深广。下阕更翻王维诗意，道出了“不为登高”“只觉魂销”这样仿佛雨打残荷般清凉警心的句子，轻描淡写地将王维诗意化解为词意，似有若无，恰到好处。结句亦如南雁远飞般空旷，余意不尽。大雁能自由飞回家乡，人却在这深秋绝塞路上渐行渐远。愁情沁体，心思深处，魂不堪重负，久久不消散。

《南歌子·驿路侵斜月》

【南宋】吕本中

驿路侵斜月，溪桥度晓霜。
短篱残菊一枝黄，正是乱山深处、过重阳。
旅枕元无梦，寒更每自长。
只言江左好风光，不道中原归思、转凄凉。

【赏析】

这首词着力表现词人的中原归思，同时感情又有一个由隐至显的过程。词人结合特定的景物、时令、旅途状况，层层转进，如剥茧抽丝般抒发感情，最后凄然归思。这样抒情，显得很自然。词的感情基调虽比较凄凉伤感，但格调却清新流畅。这种矛盾的统一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美，使人读来虽觉凄伤却无压抑之感。

日报综合